# CHAPTER X

暮暮睡眼惺忪地盯着狭小卧室的天花板。至少眼珠是朝上摆的。卧室昏暗狭小，伸蹄不见蹄底儿。

今夜不太寻常。相至满月，明亮的月光使暮暮只得暂时中断和露娜慢吞吞的来来回回。暮光又焦虑起来了——如今需要她担心的事情只多不少。

顺带一提，没有什么比看着你写下的诗句被你的她一字一字、一笔一画地接收，更令人饱受内心的磨削和侵蚀了。尤其是...这种滚烫的表白和情绪。更要命的是，你明白你随时都可以停止手中的笔......但是又不愿忍受如此的懦弱屈辱。

噢......可是这实在太痛了。

然而，\*\***诗歌**\*\*生来不就是为了将最繁杂的思绪和情感压缩至最精炼的文字里去吗？

事实：她已经认定了将这匹她疯狂迷恋上的雌驹拯救出来是她的命运。然而直到现在，除了暮暮甚至没有小马能清晰地观察到月球表面，更不用说窜上去拜访一遭，然后返程顺带带回来一只公主小马体型的奖品。

事实：从来没有小马知道如何窜到月亮上去，然后返程带走一只公主。

\**事实：我正被软禁，津金尽紧禁^1。我身边没什么资源，当下想打点门路更不可能了。*\*

1.原文为stringently stipulated stipend stymied，即“被严格地限制了津贴。”

事实：这周早些时候，正当暮暮口授诗歌时——当然，那些诗紧接着被瑞瑞接蹄润色，改头换面了——一只叫闪卫的哨兵不小心飞进了激光里。幸存的天马守卫们对此一直非常愤怒。

事实：银甲想出的解决方案是踱进图书馆，叼起一本《自然选择》，在队伍里朗声阅读。效果不尽马意。

\**事实：我还是睡不着。我想摸到点灯光读会儿书， 但无济于事，我只能列点清单。所有这些都令我更加焦虑了...*\*

事实：热气球在以太中不能运行，因为没有空气提供浮力。一旦超出特定半径^2，重力也就不存在了。这立即令事情变得简洁了，然而也更困难。

2.指月地的拉格朗日点。在拉格朗日点，地球和月球的重力场相互抵消。两体问题中不存在稳定拉格朗日点，在两个星球之间选择直线巡航必然浪费能量。所以暮暮认为这件事复杂得多。

\**事实：四周仍然很黑，而我找不到火柴了。我可以点亮我的角，但是那玩意儿长在我的眼皮子上方，会把我晃瞎的。再说，已经是睡觉的点了。*\*

事实：载马飞机的开发正在取得进展，但至少还需要十年落地。机制已经研究清楚了，但是飞机也没办法在以太中航行，原因与热气球相同。

\**事实：如果我踏出家门，马上就会被射杀。*\*

事实：枪支推动一块固体物质，既和空气动力学原理，也不是利用相对密度效应，也不靠重力^3。

3.此处的\**空气动力学原理*\*特指伯流体力学给出机翼表面压强差，对应上文飞机的原理。而\**相对密度效应*\*即浮力产生的原理，对应上文热气球的原理。

事实：炮不过是把能发射更大质量的大枪......

事实：如果有一门足够大的大炮，就能发射更大的质量......

暮光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掀翻了身上的毯子。

事实：\*\***烟花。**\*\*烟花也是使用火药来推动自身上天的。

暮光冲出卧室。她不需要看到梯子就知道它在哪里。习惯的力量就像一块指南针，足以帮助她找到到达一楼的道路。

事实：可以通过更可控的液体燃料推进来实现相同的事情......理论上。

暮光的蹄子正要触及她琢磨着是地板的那一刻，她在梯子上停了下来。她睁开了眼睛，没意识到自己何时闭了眼。图书馆沐浴在月光下。这是...一个信号吗？她不希望如此。月光照亮了蹄下的地板，看起来比她猜想的还要近。如此兴奋盲目地下楼还真令她不习惯。

事实：\*\***燃料**\*\*需要氧气才能发生反应。而以太中不存在氧气。没有它，燃料就是自重而已。

想到这里，她几乎想回头爬上梯子了。她转过头，深吸一口气，准备好双腿，将沉重的躯干拉回来。她的肺涨得就像...

肺涨得就像...

\*\***提问**\*\*：为什么不把氧气也带上去？

她从梯子上掉下来。

\*\*假设\*\*：只要用足够大的巨炮发射，可以将飞船加速到挣脱重力粗暴的束缚\\*。然后配备足够燃料得飞船就可以推动自身前往月球, 其发动机可以在以太环境中把燃料充分氧化殆尽, 无灾无难, 把飞船带到月亮上，然后把有效载荷^4带回去，平安返回艾奎斯。

4.译者注：此处指露娜。有效载荷（payload）指设备所承载的\*\*有用\*\*部分，是相对于载具结构本身和推进系统等来讲的。例如，前文的甜贝尔就是热气球设备的有效载荷。

//甚至可以是...经过改造的潜水球。涉及为仅能承受一单位大气压，比同类航海设备轻得多。一个以太胶囊。...这是一个蹄注！她决定在她的想法里嵌套更多的蹄注。

\*\*方法\*\*：首先去问萍琪派。然后照她说的做就是了。

她朝萍琪派和斯派克所在的地下室走去，\*想都没想\*也许等到早上再去会更得体一点。

然而，当她听到食品储藏室里沙沙的声音时，她停了下来，然后立即转了个圈朝着厨房走去。

\*夜宵小零食是的是的!萍琪派当然会去吃夜宵小零食太聪明了嗯嗯喝杯牛奶也许能助眠呢，哈，对了避免摄入糖分...任何糖分都不会对现状有帮助...点子！现在冒出太多点子了等等小萍花在这干啥呢？\*

暮光心不在焉地从厨房这头走到另一头——斯派克平时在这里做饭，而且一般不让暮光进来，免得她又乱尝试奇怪的食谱——然后走进深处的食品储藏室。厨房的白色瓷砖反射着极微弱的月光，所以暮光其实是在用鼻子找路的。罐头食品离入口最近，其他东西没什么浓烈气味，能在她接近时鸿儒她的鼻子。储藏室的最后面有肉桂和肉豆蔻之类的甜点香料，右边大约一米处放着面包和面粉，左边闻起来像结霜的铁锈，冰库在...

小萍花。她鼻子正前方的架子上摆满了蔬菜。

“小萍花？你在那干什么？我以为你和你姐姐一起回家了！”

“啊—？”

“你的嗓音是怎么回事？”

“啊—？”

“...你不是小萍花，对吧？”

“啊啊——？”

暮光集中思绪。睡意困扰着她，就像狂风中缠绕的蜘蛛网。她点亮独角，微微皱眉。

她面前一匹橙色的——不是黄色！——小驹子坐在一袋面粉上尴尬地笑。一袋暮光的面粉。

“呃...你能相信我就是来这里借一杯面粉来烤蛋糕吗？”

“不。”暮光面无表情。

“噢...”那小驹子咕哝道。它是雌驹还是雄驹？难说。沙哑的阳刚味儿嗓音听起来像某只刚进入青春期的小雄驹，但修长的身子又看起来像个小雌驹。“呃...那，我把这个放下，我现在可以了吗？”

“我还不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呢。卫兵们没找你麻烦吗？”

小驹子的脸色比暮光独角苍白的光芒还要苍白。“卫...卫兵？柠檬硬糖（Lemon Drop）说你一只马住的！”它马上用蹄子堵住嘴。“我可没说什么名字。你什么也没听到！你证明不了！”

男孩子气的小雌驹...或者女孩子气的小雄驹。暮光还是分不出来。“你知道我是谁，对吗？”暮光疑惑地歪着头，观察小马驹的反应：“暮光闪闪，大公主的皇家大学者？既然我都自我介绍了，礼貌起见你也应该自我介绍一下吧。”

噢，这话戳了肺管子。那小驹子脸色白得像张纸，月光把它得小脸蛋照得像个迷你小月亮。“啊，呃，嗯——”小驹子结巴着。“名叫飞板璐，女士。”它恭敬地垂下头。

暮光把更多魔法注入光芒中。她可以看清楚这个孩子的穿着了。一件破烂的深色皮夹克，颜色质地简直像隔夜凝成一坨的肉汁。还有厚实的帆布裤，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前还是橄榄色的。总之是不怎么舒服的穿着，但是贴身实用。

有意思。流浪儿们经常被用作“阴钩蛇”进行入室盗窃。一个小孩子可以被推进高高的窗户，抑或是挤进成年马钻不进去的小空间和排水管，然后让他们进入屋子，从里面把门打开，来让装备齐全的成年团队进来掠夺一切没有钉牢的什物。要是其中哪只成年马带了根撬棍，他们就会把钉牢的东西带着钉子一块儿掳走。废铁也能卖个好价钱。

飞板璐显然不是阴沟蛇。退一万步讲，没有哪个团体会瞄上一个被皇家警卫包围的屋子。

再者，这孩子直接冲进了食品储藏室。显然只是想找点食物而已。大部分书籍拿走都能卖一笔大笔钱，更不用说前门旁边放着的一堆金币也没被动过。在基本生存需求面前，财富要靠边站。

这一切在暮暮脑中闪电一样掠过，她做出了飞板璐意想不到的事情。她转过身子前往食品储藏室——一个被抓现行的小偷可不敢想，屋主人好像就这么放过自己了。

“要是你要烤蛋糕， 还得带几个鸡蛋吧。你又不能自己下几个...除非你是只小鸡？”

听到这句话，跟在暮暮身后的飞板璐顿了一下。很快她们就到了储藏室门口。暮光都不需要回头看：他知道这孩子肯定要自曝身份了。

“我可不是小鸡，女士！我和男孩子一样勇敢，你可别搞错了！”

男孩。而不是“其他男孩”。哦，感谢星星们，不用再用中性人称代词了。她，飞板璐是个女孩。一个公鸭嗓女孩。

暮光打开冰库，在里面摸索一番，找到一盒鸡蛋，然后在上面摞上一品脱牛奶。因为嘿，为啥不呢？没有美美一大口牛奶怎么烤蛋糕嘛。

非常科学的量度。一大口。

“勇者天助。^5”暮光评价道，一边给好奇的小雌驹展示她此行的战利品。

5.原文为拉丁文“Audentes Fortuna adiuvat”，意为“命运女神偏袒有勇气的人。”Fortuna，福尔图那，罗神之一，掌命运。

飞板璐小心地望着她。一只老鼠显然知道奶酪是个显然的诱饵——现在的问题是陷阱会从哪个方向盖下来。“那是什么意思？”

“是古小马语。命运眷顾勇敢的人。这是我哥告诉我的。他是女王陛下的卫队队长。现在他就在站在外面，端着把巨大的火枪。非常大。可以把我的头干干净净抹干净。我言尽于此。”戏剧性的停顿1——2——3——，“你现在还勇敢吗？”

飞板璐使劲点点头。

“啧，实在没话说。”暮光对飞板璐表示赞许。一个计划稳固地在她的脑海搭建起来：“那我倒是可以给你个挑战……不对，打个赌”这只小雌驹让暮光想到了云宝黛西。幸运的是，过去几周黛西给她上的课让她对这种黛西思维有了扎实的理解，扎实到暮暮觉得自己可以脱口而出黛西语，如果有需要的话。

看来暮光赌对了。这个小女孩似乎放弃寻找警惕的理由，或者可能她已经根本不在乎了。她现在看起来下定了决心。

“你是个奇怪的家伙，女士。你把我逮住，也没有把我捆了或者喂狼，”小雌驹同意到，“那我猜我准备好了，耶！赌注是什么？”

“巧克力。一整块。”

噢噢噢！真是个英明的决策，飞板璐几乎在期待中颤抖起来。话说回来，哪个小孩子——包括各年龄阶段的萍琪派——不爱这东西呢？

“好...好，我该干点啥？”

“你\*必须\*要做的是，”暮光纠正道，紧接着又纠正了自己：“呃我是说，要是能办到的话，你将要去做的是在明晚的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再次来到这里。如果明晚你也不被抓到，巧克力就是你的了。”

小雌驹看上去很惊讶。“啥，就这样？”

“对的。”

“你是在背后打什么算盘？”

“没什么算盘。我就想看看你能不能做到。”

流浪儿的谨慎和愤世嫉俗重新爬上身。小雌驹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向储藏室出口挪移。要不是有只飞蛾从她裤子上的补丁飞出去，还真难以察觉到她的小动作。“你不会是打算叫警卫关门打狗吧？”

暮光笑了。发自内心的。“没必要担心这个，不会的。”飞板璐仍然不相信。“如果我要叫守卫把你拿下，整这么复杂干什么？我现在就可以把他们叫来。”

“我不知道啊！你们成年马太恶趣味了！”

一针见血啊。

但是当然，暮光还有最后一招...

“好吧。我打双份的赌。你要是只小鸡不敢赌就算了。”

“呃啊，我赌！”飞板璐扯着嗓子说。“但是...你得在这等着，不要耍花招中不？你最好是希望我明天能回来。”她转身逃跑——

“等一下！”暮光把鸡蛋和牛奶倒进一个棕色粗麻布袋子里，把袋子挂在小雌驹肩膀上。她点点头：“嗯！你准备好了。”

飞板璐盯着麻布袋子，挤出一声玩“弗利西亚轮盘^6”时听到左轮手枪第五声“咔哒”后把枪递给对手的人那样的笑声，然后逃走了。只有星星知晓她是怎么跑出去的。

6.Friesian弗里西亚（或弗里斯兰）是荷兰靠近德国的地区，在维多利亚时期多海盗和经商活动。猜测可能是弗利西海盗一带流传的的和俄罗斯转盘类似的游戏。

但明天，暮光也将知晓。

诚然她可以直接从小女孩口中问出来而免于等待，还要搭上一块巧克力。然而这样做可以得到两件事：

1. 证明这不是一个侥幸，一次暮光无法承受的冒险。
2. 信任。有些东西的价值可远远超过那些可可块。

这个小冒险的结果确实很令马兴奋...

暮光回过头，心不在焉地寻到回路，爬上梯子。她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因为什么跑到这里的。

是夜，暮光梦到一条铜铸隧道。里面昏暗无光，但金属独特的工业亮光闪耀着，好像在一支管弦乐队的长号内部。

但是这隧道一路通天。

管子随着上升而变窄。里面闷热潮湿，一片雾气。不像洞穴，更像一张嘴...或者一段肠子，或者某种巨构机械怪物的消化道。

这不是一个噩梦。

这不是一个噩梦。

她感到一种使命感从内心涌出，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在梦中，她轻轻转过头——她正站在某个巨大的引擎的踏板上，在这头巨构黄铜兽的胸膛里。她出神地望向厚厚的封闭玻璃窗外。在她周围，复杂的齿轮，旋钮和杠杆令她的望远镜相形见绌。她唯一能搞清楚的就是，这些令她完全无法理解的导线和电路的作用是把她带到上方去。。

“准备好赢得你的翅膀了吗？”云宝黛西的声音传入她的耳朵。

有马在倒数。是阿杰吗？那不容置疑的语气。

“十。”

“九。”

云宝穿着锡纸做的衣服。头上顶了个鱼缸头盔。怎么回事？

临时译者注：锡纸头盔是愚蠢的符号。鱼缸头盔在文学作品中一般也表达类似的戏谑，但是比前者更友善一些。

现在是萍琪派在说话。她的声音有一种奇妙的充盈感，伴随着呼吸声，像是表达不可置信，又与之截然不同。

“八。”

“七。”

因为以太就是真空。而她们要去的地方就是那里。她知道这一点。

云宝黛茜。但不是她身边那只。这一只会毫不犹豫跟着你跳入地狱冥府。

“六。”

“五。”

“你知道如果你这次算错了，他们会把我们从墙上削下来，对吧？”云宝黛茜笑了。

然后是瑞瑞的声音。空灵而平静。

“四。”

“三。”

黛西收起笑容。“你都算的没问题，对吧？”

一个她不认识的新声音。听起来悲伤又亲切。

“二。”

“一。”

“暮暮？”

她能感受到在那邈远之地，一双深沉的夜晚的眼睛俯视着她。不...只是一段难以企及的距离。她能感受到那双眼睛。她能感受到那悲伤，孤独，渴望和期待。她能感受到那双眼睛慢慢钻入自己，只有她自己，独一无二。她清晰地明白，这不仅仅是梦境的虚幻。\*她\*也在这里。这确实不多见，但是有时她们可以在梦中相聚。

暮暮很开心\*\*她\*\*看到的梦境是这样的。

暮光用自己在梦境逻辑中那不可辩驳的掷地有声的一个词结束了倒计时：“点火。”

周围的一切都爆炸开来。太好了。

暮光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跳出毯子，充满电了一般。在往日，她在恍惚中摸索着走向梯子，在黑暗中漫无目的地徘徊；而现在，她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一样朝梯子奔去。

“我记起来了！”她喊道，用前蹄抓住梯子两侧，后蹄不挨梯级，大胆地让重力带着她驰骋下坠。

她感受到触地时的震颤，忽略它，把它压进膝盖里，再把它弹回去，然后猛冲向萍琪的地下室。“我还记得，我还记得，我还记得，我——”

萍琪的地下室已经被清空了，所有什物都被堆到一边。在地下室中心，一张厚重的工作台上覆盖着皱巴巴的蓝图。在工作台的另一端紧靠着一张设计桌，一团蜷缩狂乱的粉毛在那里时隐时现。 更多皱巴巴的半成品草稿加进了纸堆，那团粉毛在设计桌上抽出颤动。一根软管从天花板上的蒸汽管道中伸出来，像萍琪一样神秘而令人不安地摇晃着，连接到草稿堆里的什么东西里。

吐出最后一句自言自语后，萍琪派猛地抬起头，眼睛和瞳孔大得令马害怕。癫了！

不过暮光对此表示欢迎。毕竟现在她俩都要癫了。

“暮光暮光暮光！”萍琪派兴奋地喊道，“你回来了！你的主意太棒了！”

呃，但是她俩好像在两个世界线里？

“哪个主意啊，萍琪派？”

“火箭飞船那个！你咋忘了呢？你刚告诉我的...嗯，就一会儿之前吧？”萍琪看了看蹄子，点点头：“对，就一会儿，然后又三十三秒之前。”

“我已经告诉你了？”

“对啊！你那会儿超兴奋的！你先讲了一个用大炮把飞船送进以太的计划，然后我们讨论了如何确保飞船在以太中安全航行，然后是如何为以太里的飞船提供动力，最后就是如何让它返回地面！不过这之后你开始讲什么巧克力小驹子，斯派克就坚持要把你拖到床上去了。”她指了指在锅炉旁边打盹的小龙斯派克。她俩一块儿微笑起来。

“我完全不记得了...特别是那个什么巧克力小驹子。那种事要是真的我怎么会忘掉呢！”

“我不知道啊~你当时疯疯癫癫的！所以我就想着，哇哦，这主意比热气球好太多了！然后我想我已经弄出来一个原型大炮了。”

萍琪从一个黑板旁边的小木凳上跳起来，故意把每只蹄子关节都咔吧咔吧响了一遍。暮光不得不皱了一下眉头，她这样子坐了多久了？

可能是一会儿又三十三秒吧。^7

7.译者注：此处指萍琪派和暮光的这次对话用时为33秒。

萍琪丝毫没有被干扰到，或者她根本不知道干扰是什么意思，她把桌上的纸团和皱巴巴的蓝图一扫而光，露出一个好像快融化的金属火山的装置。它愉快地发出微笑的咕噜咕噜声，蒸汽通过那根不安地摇晃着的软管注入其中。

“我觉得它压力攒够了。”萍琪派一边宣布一边拿出一根明显是火枪用的通条。

“这是你从一个士兵那整来的吧？”

“如果你超级友好地请求，他们会帮你做事哦！真令马吃惊呢。”萍琪点点头，“我答应他，要是等他需要杀哪只马的时候就还给他。”

“嗯，公平合理。”

萍琪蹄子一甩，拿出一颗长得像来福枪子弹的东西。暮光一时没看懂为什么要把来福枪子弹往火枪里装，然后她才反应过来，这既不是火枪也不是来福枪。

萍琪用通条捅了几下，然后转向那个大火山旁边的大红按钮。当然，她一蹄子拍下去了。

轰隆！

地下室变成了桑拿房。木屑和墙灰碎片像下雨一样从天而降，落满了两匹马的头。她们将颈子尽力往后缩，一边拼命眨眼，试图从眼睛里眨出那些碎屑。一缕晨光透过头顶的蒸汽射进来。

“天花板是太空的隐喻！”萍琪开心地宣布。

“希望我们能做的不只是把它炸个稀烂。”暮光苦恼地嘟囔。

“天花板还是太空？”

“都是吧。”

萍琪咯咯笑了。暮光也随和地笑了，虽然她的心开始突突起来。

“这...安全吗？”

“啥？当然不了！”萍琪哼了一声。“原型机又不是为了安全设计的。如果原型机安全的不行，那意思就是它啥用没有。”

“啊。”

“不过老实讲，安不安全我还没头绪呢！我不怎么了解生物学。”萍琪承认到。“要是我们把这个做得足够装下一匹小马，估计你就可以把果酱从墙上刮下来了。”

“可爱的。”

“其实不是，果酱是小马酱的隐喻。”

紫色驹子的太阳穴抽了一下。“呃...对，萍琪我知道，我讽刺你呢。”

“...有办法减小加速度，让小马可承受吗？”

“当然有。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哦对了，还有一件事。”

“嗯哼？”

“\*可承受\*的定义是什么？”

暮光张了张嘴。她本想整出点讽刺丢萍琪，却沉默了：她也不知道答案。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萍琪。”也许是那束穿过蒸汽的晨光恰好照在她的眼睛上，此刻暮光的眼神闪闪发亮。“我没有答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吧？”

“科学？”

“是的，萍琪。我们有科学要忙。”

但是其实那要放放。

今晚，暮光有个约会，和一只年轻的中性小马^8。

8.译者注：此处指飞板璐。

这...听起来比她想象的还要诡异。

“我没明白，”云宝黛茜低声嘟囔着。两只雌驹坐在食品贮藏室里，点着一展小台灯。她俩在玩捕鱼纸牌游戏^9。

9.捕鱼纸牌游戏（Go Fish）是一种扑克牌戏，一般由2~5名玩家参与，一局大概十分钟。相同点数的四张不同花色的牌称为“书（book）”，简单来讲，游戏的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规则抽牌和交换牌，从而收集尽可能多的书，配对到最多书的玩家获胜。

是的。她俩都知道这是小孩子玩的。但是现在...事出有因。

暮暮一开始尝试教黛茜玩奥马哈扑克^10。但是实验失败了，或者说...太成功了。暮暮能得心应手地计算出复杂的概率，但是算不出黛茜的扑克脸：虽然对规则了解得极其有限，但是云宝无论拿到啥牌——顺子，同花还是一对儿二——都一脸兴奋。而且她完全不在意掩饰。

10.奥马哈扑克(Omaha-style poker), 一种德州扑克的变体。玩起来需要比捕鱼游戏更复杂的策略，还需要更精细地考虑对手的心态和博弈。通过拥有最好的五张牌组合赢得游戏。玩家需要猜测对手的牌有多好，来决策是跟注还是止损弃牌。场景可以参考《老友记》中莫妮卡（Monika）和钱德勒（Chandler）在德克萨斯的赌博，抑或《荒野大镖客2》中的德州扑克游戏，或者《JOJO的奇妙冒险：星尘斗士》中达比（ダービー）玩的类似的牌戏。

当云宝终于面有愠色时，事情有了转折。暮暮每次下注黛茜都跟，因为她坚持认为“弃牌是懦夫的行为”。尽管如此，她显然对蹄里一副烂牌很失望。在最后一轮中，暮暮亮出了她的Q高顺子^11。她正要把筹码全部收入囊中，黛茜沮丧地把手牌扔掉了。

11.Q高顺子（Queen-high straight）即Q为最大牌的五连顺子。

“...云宝。”

“好吧，我知道，你赢啦，对吧？”

“云宝，这是同花！”

“嗯，什么冬瓜。”

“意思是你赢了，云宝！你的牌比我的好。”

“啥，真的？但我也没法把这些牌凑成漂亮的图案啊。它们都是一个颜色的！能拿它们干啥？”

“拿它们赢啊。你赢啦。同花顺就是这样叫的。”

“呃...真的？”

“是的。”

“哦。”

于是她们现在转而去玩钓鱼牌戏了。不然暮暮绝对会把黛茜塞进果酱瓶里。至于这是不是一个隐喻，要问萍琪派了。

当然，暮暮还是在输。云宝的记忆好得像大象，但暮暮必须列出所有清单。这也是有原因的...但是没关系，暮暮不在意输赢。她只需要输得有理有据。

\*我想，我为露娜所做的一切，也是这样的吧？\*

她将这个不合时宜的念头甩开了。她并不打算输。她所要做的是召集一队隐秘的工匠小马...

\*那钱从哪来？\*

没事，建筑用的材料就...

\*那钱从哪来？\*

好吧！她可以逃出去...

然后把银甲彻底坑个惨，让他陷入水深火热。

把记忆力放在云宝的问题上，现在！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是说...”云宝说道，“你...等等，你有2点没有？”暮暮默默递过去一张2点，云宝开心地笑了。“你找来我照顾小孩。”

“因为我真的觉得你会在照顾孩子方面做的很棒。”

云宝听到这句话露出了更灿烂的笑容。“我是个很棒的偶像，对吧？”

“...是的。就这么说吧。你有8点没有？”8点目前为止似乎是幸运数字，没理由不再试试。

“没了。你全拿走了。”好吧，现在有理由了。但是！暮暮又抽了一张牌。6点。“但是，怎么说呢...你不是还有苹果杰克，还有那个装腔作势的女士...”

“瑞瑞？”

“对啊。那个装腔作势的女士。她俩都有个小妹妹，所以肯定比我经验丰富吧？哦对，还有6点没有？”

暮暮不情愿地把那张刚抽到的6递出去。“云宝，我觉得你在照看小孩子上很有一套，而且我也知道她俩的小妹妹们在我图书馆干了什么。暂时...先不说了吧。”

“那么糟糕吗？”

“她们差点把我的书毁了！我那些心头肉啊！”

“喔嚯，好吧。”

“你能相信我说的吗？”

“我不是在喔嚯这个，但是...好吧，我认同你说的。”

“不过说真的，这事儿真有点困扰呢。你怎么知道我抽到了一张6？”

“牌堆里和你手里总共剩下十二张牌，两张K、一张Q、三张6、一张7、一张8、两张9，还有一张A。我知道我蹄里有的牌，现在你问我这个，顺便也能确定你有一张K和一张9，所以嘛，就是基本的数数，对吧？”

暮暮呆呆地盯着云宝。而后者一边吐着舌头思考一般看着自己蹄上的牌。

暮暮开始翻查牌堆。云宝抗议：“喂喂，这是作弊啊！”

她说得对。两方面都对。^12

12.译者注：可能指云宝强大的记忆力也是“作弊”。

“好吧，”暮暮叹出一口气，把牌堆放下，“所以你能算出这些，却不知道同花比顺子大？”

“等等。”云宝低声说，耳朵抽动了一下。“我听到了什么。”

“啥？你确定吗？”

“嗯。”云宝把身子向后靠了靠，得意地笑了，把前蹄抱在胸前。“听到了个输不起的声音。”

暮暮正要把某个高架子上的很重的东西推到云宝头上，云宝的坏笑消失了，她摇摇头。

“没，认真的，有只小马摸过来了。”

果然，储藏室的门开了个缝，后面露出一只颤动的眼睛

“只有我俩，小孩！”云宝说。“交易就是交易。”

门开了个大缝。飞板璐愤怒地嘟起了嘴。“交易说是见她，可没说还要带上一个朋友！”小雌驹盯着桌上的扑克，慢慢抬起头，和暮暮疲惫的目光对上了眼。“你们...你们这是在玩捕鱼游戏吗？”

“纠正一下。”云宝哼了一声，一边整理牌堆开始洗牌。“我正在碾压这个游戏。”

暮暮忍住把蹄子糊到脸上的冲动。

“噢，这样啊，那好吧。”

暮暮把一只蹄子糊到脸上。

“所以，约定的巧克力呢？”

暮光从一个藏匿处翻出来一块巧克力，把它用魔法举到小驹子够不到的高度。

飞板璐跳了几下想抓住它，可是差得远。她发出一声闷哼，瞪着暮暮。

可惜的是云宝也瞪着暮暮，

“这可不行啊。”她俩异口同声地说。

哦星星呀。这俩真是一对儿。

暮光翻了个白眼。“我会给你巧克力的，我答应过了。我就是想问问，你怎么跑进来的？从哪里来的？”

云宝眯了眯眼，然后猛地飞到空中，从暮光的魔法里夺走了巧克力。伴随着一个多此一举的翻滚动作——显然只是为了显摆——云宝把巧克力抱在怀里，好像在保护小婴儿。她停在飞板璐身边，把巧克力递给她，仍旧瞪着暮暮。

“云宝！”

“暮暮，这可一点都不酷。你不能在约定里反悔，说什么‘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就在这时，飞板璐虔诚地从云宝怀里拿过巧克力，仿佛这巧克力被那对蓝色蹄子抱过之后被赋予了什么更伟大的意义。云宝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就这样你还想让她信任你吗？”

“呃，对啊，我这不是把巧克力拿出来了嘛。”

“是啊！那你难道不应该把巧克力给她——”

“我发誓我打算给的！”

“——就像约定好的那样！给予信任才能收获信任，懂嘛。”

“就—就是啊。”飞板璐睁大眼睛，毫不掩饰地盯着云宝看。

云宝还是一无所知。

“所以你应该对飞板璐说什么？”

“不是吧，我们非得这样吗？”

“说出来！”

暮暮叹了口气，把蹄子搭在脸上慢慢滑下去。“好吧飞板璐，我对辜负了你的信任深表抱歉。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如果你能教我的话，我这有丰厚的奖励。”

“呃-哦，好-的？我应该可以告诉你...呃，要是这位女士同意的话...云宝...”

“黛茜。没有女士不女士的，叫我黛茜就好，小孩儿。”

“黛茜，”飞板璐仰慕地小声念到。云宝还是什么也没察觉到，虽然这种仰慕像她脸上有个鼻子一样明显。

我得承认，我们发现对别人脸上的鼻子更显眼，注意到自己的鼻子确实相当困难。也许这个比喻比预期的更贴切。

“嗯，这样就行。”

“我意思是，巧克力你也给了...算是吧，”飞板璐不情愿地承认，“上次你对我也超级好。也没有背刺我什么的...”小马犹豫地咬咬嘴唇。“要是我告诉你，我会有什么好处？其他孤儿——呃，我是说其他小马，其他小马可能不会对这事儿高兴。”

“我...这是个好问题。黛茜？有想法吗？”

“唔，我有把很大的刀。”云宝说着点点头，“你想玩玩吗？准确来说是一把弯刀。”

“云宝！”

“咋啦？那玩意儿肯定准确来说就是弯刀。”云宝抗议道，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脚下的小驹子。

飞板璐的眼睛在微弱的光线下闪闪发光。她充满仰慕地小声说：“你真是太酷了。”

云宝看看暮暮，挑了个眉。“你说的蛮对。我真的和小孩处得来。”

暮光都干了什么？

她引出了个什么怪物啊。

“下水道。”

“对吖。”

“咱们在下水道里。”

“很大吧。”

“这就是你的秘密隧道？”

“我可没说这是秘密！”飞板璐说，带头走在前面，头上扣着一顶显然比她的小脑袋大太多的矿工帽，绑的很紧。她显然把它落在下水道里里了，不然它会很碍事儿。“诀窍就是，要知道怎么进出。我们确实做到了。下水道就是给小孩准备的！”

这些在下水道里活动的小鬼头就像梅毒一样——所有人都知道，但是谈论他们可上不了台面。掏垃圾。在下水道中寻找闪闪发光的不洁之财，对这项活动的狂热者来说自然是有益的消遣，但是在暴风雨中干就很危险了。洪水冲走了太多渴望从哪些掉落的硬币、手表和戒指里发财的拾荒者。

从这里进入她的屋子？这孩子说得没错，暮光痛苦地承认。浴室里有一个相当于维修口的洞，只是本来不用时是锁上的。

但那个锁并不牢靠。

飞板璐告诉暮光，很多房子的浴室都屋子的浴室都锁不好。她还告诉暮光，她有一份记载了所有锁的信息的清单。

这就是泼出去的水了。说出来就不能撤回。

如果这些是法国造的下水道，估计我们还能为它献上无数感情丰沛的诗句啥的。可是这是坎特洛特下水道，所以我们只能说两个词：

很臭。

要是非要多评价几句，暮光会扩一下句子。

它们真的臭得要死了。

云宝黛茜在她俩身边盘旋着。

飞板璐仰望着她。双重意义的“仰望”。“能不和我们一起趟这些脏水一定很爽吧。真希望我也能飞...”

云宝疑惑地看着小雌驹。她慢慢收起翅膀，滑翔到地上的积水里——好在这水比暮光想象中的下水道清澈一点——然后和小雌驹并肩而行，和她一起趟着水。她皱了一下眉头，湿透的蹄子显然不会令马心情舒适，但是她马上把这些忽略了。

“不好意思，孩子，刚刚做得有点过了，不该在你面前显摆的。”

飞板璐用力摇摇头。“你不用非要走这种路啊！”当然，她应该这样。“没关系的。”

“别放心上啦。泽布里卡^13的沼泽可比这糟糕多了。这就是一个小练习！”云宝随口胡诌。

13.译者注：原文为Zebrica。在本文世界观里，斑马种族已被小马殖民。而-ica和-ca的构词沿用拉丁语构词法，历史上在地中海圈子外而沿用拉丁语构词的地名，一般和罗马及其延申的殖民与流放有关。此处泽布里卡应为小马语中对殖民地的命名方式，沿用了这一构词传统。

“你要去泽布里卡？为什么？”

“我要成为探险家！一个冒险者！奔赴那广袤无垠的绿色原野之类的！”云宝一字一句夸张地宣告，仿佛每个感叹号都能听出来。“暮光会资助我完成这次伟大的冒险，因为她太牛了，天下第一棒。^14”

14.译者注：原文为bee’s knees she is, the cat’s pajamas。这是一些过时俚语，表达笼统的夸赞。可能云宝胡诌没词了。

暮光感觉到两双眼睛都转向了她。显然，显然，在飞板璐眼中云宝的赞美比巧克力珍贵多了。这倒也在意料之中。

“还有多远啊？”

云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问题，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虽然我准备好冒险了。但是脑子里还是有个目的地好。”

“那个...嗯，地方。就在前面，一直走五百步，然后左转再两百步。”她回头看了看暮光，耸耸肩：“对你来说可能少点，你腿长些。”

那就是不远了。

不过，这趟路也不是那么难走。刚被瑞瑞拉去拉练一番后，暮光状态还不错。

在这昏暗糟糕又臭气熏天的下水道里，她见到了云宝从未表现出的轻松的一面。而且...她猜，飞板璐可能很久没有笑得这么开心过了。

无论这一路上还得躲避多少脏东西，她都不忍心这段旅程快速结束，因为她知道，这对她俩意义非凡。

她们来到一条相当不起眼的街道上。随着沉重的污水井盖被移开，三只湿漉漉的小马从散发着恶臭的地底下爬出来。

“所以..我们到了。我想你们可以走了，”

“什么？”云宝抗议道。“不行！我想见见你的家人呢，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个多么棒的小女孩。”

暮光张了张嘴想反驳，又很快合上了。她们从飞板璐那里得到了需要的东西。但是似乎飞板璐很需要黛茜...甚至更需要。

而且..能有什么坏处呢？

几秒之内，飞板璐脸上闪过许多情绪。自豪，羞愧，尴尬，愤怒...还有受伤，最后定格在愠怒的懊丧。

“我没有家人，行吧。”

云宝似乎有些迷惑，而暮光已经将事情拼凑起来了。云宝仍然...“像个俄国公主一样天真”。这样说可能不太准确，但至少是个不错的比喻。

“你怎么会没有父母啊，丫头？我意思是，你晚上回家去哪儿？你在哪里睡觉？谁照顾你？”

也许那个比喻还是挺合适的。

飞板璐本来有很多选项。就地跑掉，发火，生气，狂踢云宝黛茜的腿，或者开始哭。但是她选择了最不可能的一个——诚实回答。

“我大概可能算个孤儿，我爸妈可能还活着...在什么地方，但是现在我就...”她伸蹄指了指街道旁一栋阴沉的砖砌廉租公寓。“我现在暂时在这儿住。”

“喔呀，”云宝黛茜低声说。“真沉重。”

“是吧。”

黛茜本能地伸蹄去摸她那个她想象出的帽子边缘，好像要把一个不存在的帽檐压低。结果只是挠了挠头。“呃，那我还能见见你家人吗？”

“我刚才说了，”飞板璐嘟囔道，短暂地瞥了一眼暮光，“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不是他们。”云宝摇摇头，指了指刚才那栋公寓，“我是说你真正的家人。你提到过其他马，对吧？你在乎他们的想法吧？所以那些小马就是你真正的家人，对吧？”

暮光和飞板璐久久地盯着云宝，让她有点不安。

“怎么了？”

就在这时，飞板璐紧紧抱住黛茜的腿，好像永远也不要松蹄一样。困惑的天马把目光投向暮光，后者仍然盯着她。

“怎么了？”云宝再次无助地问道，“我说错啥了吗？”

暮光不知道怎么回答。

<span style = “color: purple’>\*你是我见过的最天才的傻子，还是最傻的天才？\*暮光心里想着，但小心翼翼地没有说出来。

这时，那个“孤儿院”的门猛地开了，一只生气的黄铜色皮毛的小马站在拱门口，喘着粗气。他的报童帽^15低低地压在眉毛上方，他手里的香烟——等等，他这么小，应该不是在抽烟吧？——的烟雾在眉头环绕，显得颇具威胁。他身上破旧的背心让他的“流浪儿”形象更加鲜明了。

15.即"Newspaper-boy’s hat"，风靡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的报童。它平顶、圆边、边缘通常有些硬挺，帽檐较短，通常用来遮阳。当时的报童们经常戴这种帽子来卖报纸。

这与他身后传来的哀伤而律动着的小提琴声格格不入。

“这是咋回事？飞板璐，你这该死的小叫花子，烂下水道里的饭桶，...”

“闭嘴，布拉斯（Brass）。她没问题。”

“啥，什么啊？”那个叫Brass的小雄驹在门口眯着眼。“那位一看就是个拉。”他转身对暮光点头：“这个一看就是个浆领^16呆子。”

16.即“proper starch collar”。在维多利亚时代，衣领经常使用淀粉处理，以保持衣领挺括和干净。这种穿着风格被视为非常正式和古板的象征。

看来殖民地风格的服装确实被认为娘娘腔又造作啊。那浆领子又怎么你了？浆领子能保持整洁。整洁多好啊！

飞板璐终于从黛茜的腿上松开了，暮光很确定自己幻听到了“啵”的一声。“哦？是吗？我有没有告诉你们，昨晚的食物就是她给的，还有...”

飞板璐还没说完，云宝就用牙齿从腰间的刀鞘中抽出了她的反曲刀。一片铮亮的锋利金属，闪烁着危险的光芒。气氛瞬间安静了。她没有说话，只是把刀递给了飞板。后者像接过一件圣遗物一样虔诚地用脑袋叼了过来，刀重得快要把她脑袋拽下去了。

“我有把剑，”黛茜宣告。“你有吗？我可是有把剑！”

布拉斯停了下来，叹了口气：“好吧，行，不是，我看出来了，她挺好的。”他现在从门口挪开了，头向后伸了两下，示意她们进去。“那行吧，进来吧。草甸早禾（Meadowgrass）考了蛋糕，薇奥拉（Viola）一直在担心你。”

轻柔的弦乐暗暗期待地拨出颤音。

云宝黛茜从飞板璐嘴里拿走了那把“剑”，刷的一声插回刀鞘。小鸡璐的头随着重量消失，像软木塞子一样一下弹起来。两马小步走进门，暮光困惑地紧随其后。

“等一下，这位‘大将军’进去就进去吧，”布拉斯皮笑肉不笑地向云宝点点头，示意她走进公寓前厅，“那位贵族女士可不行。”

“她给咱们提供的食物。”

“你本来就打算偷的。她还不够格，我不信任她。”

飞板璐思考了一下。布拉斯没有注意到。小鸡璐已经走远了，而他一直盯着暮光闪闪的那只独角。

“还记得前阵子图书馆上空那只被瞬间烤焦的罐头火鸡^17吗？”

17.译者注：指闪卫。

“嗯。”

“她干的。”

“啥？没开玩笑吧？”布拉斯睁大眼睛，闪过一丝敬意。“她怎么跑这来了？”

“条子们还给她道歉了呢。按惯例她现在被软禁在家，不过呢，总之现在就这样咯。”

暮光惊讶地睁大眼。她在布拉斯身后向里面喊道：“我可没说过这些！”

“咋啦。你觉得我敢接你的挑战，之前就没做点工作吗？小傻驹在这一带可活不长。”

扎心咯。

布拉斯缓缓点点头。“嗯，好吧，死亡射线挺牛逼的，进来吧。我去找院长，告诉她咱们有客人了。”

优雅的弦乐兴奋地渐急。暮光踏过门槛时，布拉斯脱帽向她致意。

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闩和锁扣顺势丝滑地落进了插槽。

房子...还不错。

还不错。

墙上的木版已经陈旧，漆面开始剥落。泛着绿的壁纸上布满了零星的霉斑。空气凝固着，像泡在水里一样阴湿闷热。家具一看就是二蹄货，或者三蹄之类的。

但是其实还挺温馨的。年代感的建筑并不算丑...倒是有一种探望某个古怪的曾祖父的感觉。时光对它并不友善，但是它仍然残存着个性。

而暮光闪闪很清楚，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流浪儿，能活得更艰难。

她左蹄边是一条核桃木阶梯，通向上层。右边的客厅敞开宽大的双扇门，露出一个暖和的壁炉。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小玩意儿和收藏品，就是没多少书。一只看着差不多飞板璐大的蓝色小雌驹正站在角落里拉着一把华丽铮亮的小提琴。

在她身边的小红木咖啡桌旁，能做的地方不少，旁边还有一把小摇椅。但是她似乎很乐意站着。

飞板璐兴奋地跑向她，身后黛茜正惊叹于屋里散落的各种金闪闪的什物，

暮光闪闪没理会黛茜，拔腿跟上去。

飞板璐跑去坐在那只小马旁边，在她身上的夹克口袋里翻来翻去。暮光猜着她就叫薇奥拉，但至少可以肯定她在拉的是小提琴^18。

18.译者注：名字薇奥拉（viola）意为中提琴。

“嘿，薇奥拉！”——看来暮光猜对了——“我有些巧克力给你，要是你能——”

“不！”另一只小雌驹尖叫，声音比飞板璐还小。“不行不行不行！你答应过的！”

声音来自一只很不高兴的黄绿色小马，毛色像旱季的稀树草原。她用她结实的小短腿儿飞快跑过房间，身上褪色的白色睡裙前面裹着一条破旧的围裙，上面沾满了各种来源的酱汁污渍。

“哎呀，草甸早禾，让我——”

“不行！本来就剩得不多了！快好了，”草甸早禾坚持着，从飞板璐蹄中抢过了那块巧克力。“哦！你帮我把它捂热了！省事儿多了，谢谢。”小雌驹兴奋地跳起来。

暮光觉得有必要介入了。“我确实把那块巧克力给飞板璐了，所以——”

草甸早禾兴奋地呼喊。她一定是只天马，因为她的睡裙两侧随着她的动作跟着颤动。

“哦！是你！”她叫道，突然抱住了暮光的腿，让暮光更困惑了，她喘着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为啥——”

“哦！哦！如果你来了，那...哦！”然后她转身带着巧克力跑了。

暮光困惑地看着飞板璐，想知道她是否因为奖品不翼而飞感到不爽，期待能得到点解释。不想，这只橙色小幼驹显得很担心，她从另一个脏兮兮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无声地擦拭着暮光被草甸早禾的咳嗽弄脏的腿部。

“别担心我。你的巧克力怎么办？我意思是，我可以再给你一些...”

“没事的。”飞板璐沉着脸，把手帕放回兜里。“我不是担心这个。”

暮光看了看自己的腿。那里还残留着几小片猩红色。

...啊。

薇奥拉咯咯笑着，蹄里的琴弓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减速。“草甸早禾真傻，对吧？”

飞板璐的表情凝固着，但是声音温暖而友好：“嗯，是啊，她真傻。”

暮光决定不再追问。

“你拉的真不错，薇奥拉，谁教你的？”

“哦，呃，没有马，”薇奥拉结结巴巴地说，淡蓝色的脸颊泛起一丝红晕。“我自己摸索着拉的。”

“所以，你是看着谱子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是——”飞板璐使劲踢了一下暮光的小腿，刀子一样的眼神蹬着她。

薇奥拉缓缓睁开双眼，透过暮光直直地望过去，眼神带着悲伤。暮光被那双眼睛电流般的触感惊得像小雀一样身子一缩。它们...就像...不如说，就像不存在一样。

虹膜和瞳孔几乎和眼白一样泛着白，被一层薄薄的、泛着蓝的乳状物覆盖着，就像冬日里的寒霜。它们几乎不反射房间里的光纤。暮光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微弱的惊叹，但很快掐灭在心底。

“没事的，飞板璐。”她低声说，“她不知道。”

飞板璐重重跺了一下蹄子，“那样问还是太过分了...”

“为什么？”薇奥拉用虚弱的微笑打断她，轻轻侧耳，代替了眼神交流。“她一开始没觉得我是个瞎子。这挺好的。”

“哇！”云宝黛茜惊叹一声，瞬间放下她蹄子里摆弄的雪花球，飞过来蹲在薇奥拉面前。“你的眼睛好酷啊！怎么做到的？”

薇奥拉哽咽了一下，蹄里的小提琴终于放下，音乐戛然而止。“化-化学事故。我在工厂的那会儿。好疼。然后就看不见了。”

“哎呀，真糟糕。”云宝低声说，朝小女孩凑过去，这让暮光和飞板璐倒吸一口凉气，好像看到一列火车头冲向车厢。飞板璐吓得不行，用力戳了一下云宝的翅膀。她似乎根本没在意。“那，你看不到自己的眼睛有多酷吗？”

“看-看不到。大部分小马都觉得我是，呃，是个怪胎。或者说我看起来很吓马。”

“噗。就因为你看不见？我说，我不会拉小提琴但你能，你就觉得我是个怪胎吗？”

“不...不会？”

“就是嘛。”云宝简短地总结。“就这么简单。要是有小马有意见，我就去教训他！”

薇奥拉咯咯笑了。“布拉斯会替我出头。”

云宝点点头，犹豫了一下：“好吧。布拉斯听着像只好小马。”

薇奥拉又笑了。“嗯，他可以是。但是要是在他身边，我还是会看好身上的口袋。”尽管她尽量表现出严肃的语气，但是暮光猜她一定是憋着笑。

哦，这下引起黛茜的注意了。“哇，他会撬口袋吗？好厉害！我一直想学——等下，我去问问他！”

说完她就像炮弹一样窜出去了。飞板璐和暮光一样困惑：“刚发生啥了？”

薇奥拉再次轻笑，笑声银铃般悦耳。“她真是只奇怪的小马，对吧？”目盲的小提琴演奏家若有所思。暮光尝到了那丝讽刺的味道。“不过我想我喜欢她。”

“我也是。”暮光同意。

草甸早禾用她短短的小蹄子能承受的最快速度跑过来。她试图在不大不小的房子里急刹车，结果却在木地板上滑了一跤，转了个圈，最后坐在飞板璐、薇奥拉和暮光脚边。

她用大大的、几乎要突出眼眶的眼睛盯着暮光，一边悄悄对着飞板璐的耳朵轻语。这个冲动的小女孩叹了口气。

“真的吗？大家都来吗？”

草甸早禾快速点着头，上下上下上下上下——

“但是不够啊！”飞板璐瓮声瓮气地抱怨。暮光几乎第一次意识到，这些孩子是多么幼稚、艰难的生活可能让他们成长得更快，但他们毕竟还是孩子...不是吗？

“会有足够的。”草甸早禾低声说完，便又冲出房间。飞板璐无奈地看着她得背影。

“好吧。我会...你在这等一下，书呆子。”暮光抛过去一个严肃的、不以为然的表情。“呃，对不起。书呆子女士。”

“是暮光闪闪。”

“哦，对了。抱歉我忘了。云宝黛茜一直叫你那个，我忘了那不是你的名字了。”

咬紧牙关，别发火..别训斥...没谁的错。好吧，是云宝的错。但是如果一开始责怪她，那能翻的旧账还多着呢...

“叫我暮光就行了，飞板璐。”

“抱歉，”飞板璐再次庄重地说。是对她的尊重吗？不太可能。尽管如此，她还是朝旁边的单扇门跑了出去，没有经过来时的双扇门。

暮光甚至没注意到这个单扇门。她们进来的时候，它刚好被书架挡住了，之后...真奇怪。很明显的东西要是摆在你不想注意的地方，就好像消失了。

薇奥拉看起来很困惑。“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不知道。”

“哦。”长时间的沉默。“呃，暮光，是吗？你是那个拥有图书馆的女士，对吧？”

“唔，应该是的。我有个图书馆，但是不面向公众。那里不能借书。”

薇奥拉的脸刷地白了。“哦，天啊。”

“嗯？”

“没-没什么。”她的身子颤抖了一下，但好像没注意到...好吧，她像萍琪派一样把自己吓了一跳。她又闭上眼睛，紧紧封住眼皮。“那你能阅读吗？”

暮光噗嗤笑了。“可以这样说吧，我可以。”

薇奥拉笑起来，像一颗朝阳。“哦！哦！那你可以给我读书吗？”她脸红了，琴弓又轻轻划过琴弦。小女孩似乎自己没意识到，她的乐器发出明亮的大调和弦，仿佛是快乐的化身，迅捷而兴奋的音符欢快地涌向同一个调。“我喜欢书，但是...”她的声音渐渐小下去，隐含的意思无声而沉重地悬在沉默中。“布拉斯有时候会给我读书，但是他读的不怎么好。然后他就会很沮丧，这一点也不好玩。算尺（Sliding Rule）很在行，但是他不想读。”

“不想读书？”暮光接嘴，困惑起来，怎么可能有小马不喜欢读书？

“他觉得那样让它看起来像个娘娘腔。”薇奥拉悲伤地点了一下头，小提琴的音调也变得忧郁低沉。

呃，咳咳。喉咙发紧，咬紧牙关。

“那飞板璐呢？或者找只其他的小马？”

薇奥拉思考了一下，好像被注入了点力气，轻轻拨弄着小提琴的低音音符。思考的音乐？

“嗯，还有船长。他读得很好，配音也很厉害！但是...这对他来说是种折磨。”一声悠长凄惨的琴声划破空气。“但是他不想让我知道，他很勇敢的。但他总是很忙...而飞板璐...”小马驹的耳朵竖得高高的，微微转了一圈。盲马特有的东张西望？“她不识字。草甸早禾和平舌帽(Flatcap)也不会。”

呃。咳。嗐。

暮光迅速处理了一下已有信息，得到了一个直接、显而易见且无法逃避的结论。

“当然，我可以为你读书，”她摆出一个温暖的微笑。“你要是喜欢，我还能配上不同的音色。”

“我很喜欢那样。”薇奥拉轻轻点头，但仍坚决地说：“就算只有在等其他小马回来之前这一小会儿。”

暮光稍微想了一下。“那我们最好找点简短有趣的，如何？”

“你有想法吗？我觉得我们这有不少书。”

她们其实没多少书。对这些穷小子来说，一本书也是绝对的宝物。书可不便宜，在寒冷的冬天搞到些能着得又快又热，轻松点燃一大堆篝火。当然，这在暮光看来是亵渎行为。

“嗯，那我们来读诗如何？你知道什么诗吗？”

薇奥拉摇摇头。

暮光浅浅一笑。“我以前在诗方面很糟糕，最近才有点起色。不过我对这一首很满意......这首诗是一个深深爱上月亮的小雌驹在孤独中所作。”

“听着真荒唐。”薇奥拉忍不住笑了。

尽管如此，暮光微笑。“确实有点荒唐，对吧？”

暮光轻轻哼出她的诗句，薇奥拉的小提琴也跟着响起，似乎找到了一些和弦，从诗句中剥离出一段旋律。这种感觉...仿佛让诗歌更完整了。如果能吧这音乐传送到以太中，穿越那无尽的虚空...

或许一艘火箭飞船上能找到点空间来装一个小小的发条留声机...

暮光吟毕，薇奥拉的最后一音颤抖着消失在寂静的空气中，像个戏剧演员在终曲里缓慢地谢幕了。

淡蓝色小雌驹若有所思，正想说什么——

太迟了。双开门被猛地推开，草甸早禾得意洋洋地大步走进来，将一个刚烤好的蛋糕放在红木咖啡桌上。蛋糕热气腾腾，上面盖着厚厚的巧克力糖霜。她身旁一侧站着云宝黛茜、飞板璐和布拉斯，另一侧站着三只暮光还没见过的小马。

其中一只身材矮小，毛色是麻布袋般的棕色，被满身的煤灰和油污染得深浅不一。靠近瞅瞅，能看到他穿着跟毛一个色的锅炉工作服，难以辨别身子和工装裤的界限。不过他的平舌帽倒是很整洁。

另一只的油腻完全不同。他比布拉斯还高，但身材单薄，穿着一件厚厚的鼠皮衣，但走路的姿势仿佛表现出对着廉价劣质的皮草很自豪似的。他的鬃毛梳成一种估计未来十年后会流行的发型，眼里闪着锐利的光芒，透漏出一种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精明。

但是第三只最让暮光注意到。她猜这就是薇奥拉之前提到的“队长”。不然还能是谁呢？年纪轻轻就装了假肢，还带着眼罩。她的动作比布拉斯自信得多，独眼中闪烁着与那只油腻小马双眼里同样锐利的光芒——谁知道眼罩地下还藏着多少锋芒？但最终，他露出一模温暖友善的微笑，仿佛再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看来是个老江湖。

所有孩子们围在丰盛的美食前。蛋糕刚落桌，孩子们就像鲨鱼一样围着它打转。要是鲨鱼能表现的那么饥饿凶猛的话。

“哇哦，嘿，等一下，”云宝用她严肃的成年马腔调喊。每次她在惹了萍琪后都会用这个腔调试图让萍琪冷静下来。“我们得切开它，对吧？公平一点嘛。”

“暮光女士拿第一块！”草甸早禾坚决地宣布。布拉斯发出一声叹息，但飞板璐和“队长”在两侧同时拍了拍他的肩膀。草甸早禾溜到暮光面前，用和之前一样充满敬畏的眼神抬头看着她。“非常感谢您，暮光女士。”

“为什么感谢我？”

“为了这些食材！我以为能搞到面粉就很幸运了，但你又给了我们鸡蛋，牛奶还有这些东西！我已经好久没能烤出一整个蛋糕了！”

“他们真的很感谢你，”一个温和的声音柔声说。“对他们来说，信任他马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信任没落空真是太好了。”

“哦，好啦，找到院长了。”布拉斯无精打采地嘟哝道。

院长比暮光预想得年轻得多。事实上，她跟暮光差不多大，最多大个一两岁。但直到暮光看到她深绿色的眼睛，才感受到那双眼睛里蕴藏着一个远比其承载的躯体老去的灵魂。

但是这具躯体十分美丽。她的鬓发是瀑布般的粉色丝绸，顺流而下环绕着温柔的面庞和那双慈爱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令瑞瑞看到也要暗自神伤。她的连衣裙是无数织物和布片缝起来的，年代久远得能写部传记，却一起构成了一个崭新优雅的整体。

院长的脑袋似乎突然激活了什么的，她内心微微一震。“真失礼，真是抱歉，我们平时没什么客人。我应该好好自我介绍一下的。孩子们叫我院长，但是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叫我小蝶。”

草甸早禾依旧仰着头对着暮光微笑。她递给她一篇蛋糕——看起来是香草口味的，底层是巧克力糖霜。暮光优雅地接过来，行了一个屈膝礼。小女孩激动得的要爆炸了。

“感谢您的盛情款待，草甸早禾女士。”暮光煞有介事地说，“也谢谢您，小蝶院长。”

小蝶脸红了，躲在自己鬃毛后面。“能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荣幸，暮光女士。”

飞板璐做呕吐状。云宝打了个响鼻：“偶尔来点精致的女孩优雅没什么错，小鬼。我见过的最优雅的雌驹能在公平对决中把我打得满地找牙。”

这话没半点假。云宝虽然是标准拳击的高手，但瑞瑞很乐意向她展示东方蹄术的奇效——她坚持这是一种作战艺术——好让她...等等，到底是云宝一时兴起挑战了她，还是瑞瑞为了让云宝坐下来试新衣服故意挑起的决斗？

总之都挺悲伤的。

“船长”倒是在旁边观察着草甸早禾。他对布拉斯耳语一番，于是这个小混混立刻警觉起来，绕过桌子，一声没吭蹭过暮光，匆忙挤到草甸早禾身边。

“船长”开口了：“嘿草甸早禾，让暮光女士来切蛋糕吧！毕竟你烤蛋糕已经忙坏了。”

小雌驹吓了一跳：“啊，不行，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她的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就在她要咳出来时，布拉斯轻柔如蝶地拿出一块手帕按在她的嘴上。他收回手帕时，上面已经沾染了斑斑猩红。

那块手帕显然是暮光的。她和小蝶短暂对视了一眼。“院长”脸色苍白，但什么也没说。

她看到了。但什么也没说。

暮光对草甸早禾微笑，尽管内心深处她将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没关系，草甸早禾女士。您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主人，就让我来当有礼貌的客人吧。”

她用魔法把蛋糕整齐地切成几块。给草甸早禾、小蝶、布拉斯、“船长”、平舌帽、油头哥、薇奥拉、飞板璐，还有云宝黛茜。一共十块，包括留给她自己的那一块。

蛋糕不小，但对于十只饥肠辘辘的小马来说也不嫌多。尽管如此，每只小马都尽可能感激中带着优雅地接过自己的一块。布拉斯和平舌帽被这场魔法展示震撼了。值了。这的确让暮光折腾了不少精力。

暮光平静地直视着院长。“可以和你聊一会儿吗，小蝶院长？先让孩子们享受蛋糕吧。”

云宝嘴里含着一大口蛋糕瞪了暮光一眼。“嘿！”她抗议道，嘴里喷出些碎屑。

暮光没有多说一句话。

小蝶咽了咽口水，似乎在极度恐惧中。“当然可以，暮光女士。孩子们，妈妈要和我们的客人聊聊天，要乖乖的，不要偷听哦。船长，我相信你能管好布拉斯和算尺，没问题吧？”

布拉斯和油头哥——那个显然叫算尺的家伙，一起偷偷笑起来，“船长”则认真地敬了个礼。

云宝仔细打量他一番。

“嘿，所以...你是个海盗，对吧？”

暮光咬紧牙关，准备插蹄。不应...不应随意对待孩子的残疾。就算你心里想着，也不能说出来。这很难理解吗？

“差不多吧。”“船长”平静地回答——非常平和，似乎在权衡该如何根据后续的言论决定自己的感受。

云宝点点头。“真酷！眼罩和木腿。不过你知道你还缺啥吗？”说着，她抽出身上的反曲刀。“一把真正的海盗弯刀！”

云宝装作若无其事地把反曲刀递给他。“船长”的眼睛瞪大了。布拉斯和算尺也停止了窃笑。

海盗小马看着这把“海盗弯刀”，真诚地咧嘴笑了。他将刀暂时夹在健全的前腿下，转头看向飞板璐。“她真不错，对吧？”

飞板璐也灿烂地笑了，仿佛得到了超酷姐姐的认可。这时，暮光带着小蝶走进一旁的房间。

“我认为您的...受监护小马一直在偷我的东西。”门刚关上，暮光直截了当开口。

“哦，是的。有段时间了。我们真的很感激你的慷慨相助。”小蝶真诚地回答。

暮光眨眨眼。“我...如果我不知情的话，可称不上慷慨相助。”

“嗯...无论如何，我们都很感激。”

“好吧。布拉斯刚刚就在你眼皮子底下摸走了我的手帕，而你什么也没说。”

“看起来他比你更需要那块手帕。不过，我相信他对此感到很抱歉。”小蝶简短而真诚地回答，真诚地像苹果杰克。

暮光不解。“为什么？公主没有给你们发放津贴吗？你这是一家注册的孤儿院吗？”

小蝶点点头。“当然是。所以我才能负担得起这间孤儿院。至于食物、衣服和其他什物...”她轻轻耸了耸肩。“我们只能想办法。”

暮光咬紧牙关。世界的运作并不是那么简单。\*\*结果不能为过程开脱。^19\*\*这根本不像一家孤儿院，倒更像一个小贼窝，里面还有一打的天真小幼驹任马摆布。“那他们为什么不去找个正当的工作？适合小孩子的工作现在也不少...”

19.暮光的观点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辩证对立。在维多利亚时期，哲学思想深受基督教伦理和启蒙运动的影响，学者和上流人士普遍推崇程序正义的观点，强调诸如道德规范，美德和正当性。

“这就是他们在这里的原因，暮光女士。”小蝶依然温和地回答，但寒冷如冰。“这家孤儿院是为了收容那些因为工厂事故和意外而失去亲人的孩子开设的。”

“他们的父母都...?”

“据我所知大多还活得好好的。”小蝶点点头。“我的意思是，这些孩子们是事故的受害者。船长和薇奥拉情况比较明显，但其实这里的每个孩子都在‘正当’的工作中收到严重伤害。”

什么？

“飞板璐不就是只健健康康的小陆马...”

“她其实是天马，别意外。”小蝶平静地说。“她丢掉纺织厂的工作后，爸妈觉得养不起她了。小翅膀很适合修理卡住的纱线轴，当然动作要快点。所以你觉得，一直小马驹怎样才会失去这样的工作呢？”

啊呃。

小蝶眨眨眼，眼里的冷漠——按她的标准——立即融化了。她又躲回鬃毛后面。“哦，我很抱歉对你发火了。”这根本算不上发火...“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认识我们。如果飞板璐知道我让你内疚了，可能会很难过的。我不该说这些。”

“其实该说...”

“我...我真的很抱歉。”

小蝶苦笑，并没有一丝快乐的神情。那是一种根本找不到任何笑的理由，却依然在脸上召唤出微笑时形成的表情。“请别这样。时机来临时，您已经表现出您的善良。飞板璐在这里可能过的不怎么好，但总比在大牢里好得多。”

善良。她说。不太对吧。

尽管如此。

“...如果让这些小家伙给我工作呢？”

小蝶眨眨眼。“您说什么？”

“他们不可以——也不该——回到原先伤害他们的地方。但也不能沦落街头。”

“是啊，”小蝶同意。“那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我们？她也是个小偷？一会儿再说。

“我将要开展一项划时代的科学实验，需要娴熟的帮手。工作必须保密，所以我需要一些安静的家伙，不被注意到。我觉得你们很符合要求。”

“太符合了，”小蝶同意。“但我不能让小家伙们受伤...”

“所有孩子们。所以需要你来全程照看。”

小蝶皱了皱眉。“我明白了，我想您会支付基本工资吧？虽然不多，或许够用，但...”

暮光摇摇头。“不。恐怕我的津贴已经断了。所有的资金都要用在项目上。”

小蝶的皱眉更深了，但多了一抹好奇。“我可不认为您是想让我出于善良同意您的请求，对吗，闪闪女士？有些小马不遗余力用辛勤工作带来救赎这样的话来招募年轻的孩子们，生成闲置的蹄子是地狱的玩物。但是您似乎更加务实。”

如果只能找一个词评价暮光，可能就是\*务实\*了。

“我有很多食物，如果你想问这个。关于衣服，我有位出色的裁缝，她正处于职业转换期。”

“她就是——”

“是的。放火烧了坎城皇宫那位。”

“哦。”小蝶挤出一丝微弱的笑容。“很好，我很想拜访她一下。”

“我觉得你们俩会像激情燃烧的皇宫一样合得来。”

“还有呢？”

“还有什么？”

“还有更多，对吧？”小蝶开口。“无意冒昧，但你的语气好像还在想其他的。”

“啊，是的。我可以为他们提供教育，包括阅读，写作和算数。显然，他们已经借阅我图书馆的书有段时间了。”

“再次感谢你的善良。”她的语气情真意切，甚至有点诡异了。

“没关系，很高兴过去能帮助到你们。薇奥拉告诉了我目前的情况，我想要帮助你们。孩子们显然在贸易上面经验颇丰——我猜他们也从别人的错误中学到不少。我希望他们有过去，也有一个未来。”

小蝶用诡异的眼光看着她。“您真是一个天真的人，闪闪女士，对吧？”

什么？

“什么？”

“面上听着不错，但他们要冒的风险太大了。也许他们并不想要接受教育？”什么？他们怎么可能——不可能！教育是——“看吧，您眼中的那个表情。您不相信我。我很抱歉，闪闪女士，但是不是所有小马...”说到这里她已经是讥讽。“...都能沐浴在真理不容否认之美中。我想，你一定真的相信你在用你的研究帮助所有生灵吧？”

“当然！知识就是——”

“但是不能挽救快饿死的小马驹。您的那台望远镜，那些精密仪器......您为这个项目投入了多少钱？”

那个数字后头的0可不少。但——

“正是这样。那些钱足够把一个尿床的小婴儿拉扯大，就这都用不完。但那台望远镜又能怎么帮助这些孩子们？”

但是科学...

小蝶摇摇头。“我会考虑的，闪闪小姐”—不再是“女士”了—“但我觉得您可能还有很多要思考。事实是，现在您远比我需要您而需要我，对吧？”

好吧——

“不过您的朋友很不错，这里随时欢迎她回来。她很令马愉快，孩子们也喜欢她。有一个积极的影响在身边对孩子们也是好的。”

非常尖锐。意思显而易见：这是个单向邀请。

暮光很不悦。这位女士知道什么是\*天真\*吗？她知道自己只是身在一个井底般庇佑的小天地吗？目光短浅！难道她看不到...她怎么就看不到...暮光的付出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个冷酷的念头闪过她的脑海。

光火闪闪教授把萍琪派扔在黑板后面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吗？就是这个感觉吗？就是这个原因吗？

一切都说得通了。太通了。

她突然陷入虚弱。

“抱歉”，她微弱地说。院长的目光飘忽了一下。

“我明白...我很抱歉，”她低声说。“但是...我们会考虑你的提议。这个提议的确出于真心，可能对他们来说真的挺好，对我们也是。但是...”她哽咽了一下。“好吧，我会考虑一下的。但是我想现在你得跟我走。草甸早禾的腿就要撑不住了，而你认识的那位“船长”正要告诉我们，他们把她带去睡觉了。我想她需要一首摇篮曲才能入睡。你跟我来，闪闪女士。想想你的提议。”

什么？什么？

什么意思？

门开了。“海盗”神情慌乱地推开门，气喘呼呼。“院长——”

“嘘，我知道。走吧，米斯（Mirth^20），带我们去她那儿。”

20.译者注：意为欢乐。

暮光站在草甸早禾床边。小女孩忍住痛苦，挤出一个感激的神情。

又一阵咳嗽剧烈地冲击着她孱弱的身体。她颤抖的蹄子再没有力气抓住被褥边缘。暮光用手帕擦去她嘴边的口水，收起沾上猩红的蹄子。

小蝶站在木瓜那个身边，温柔而慈祥地微笑。她俯下头，轻轻用鼻子蹭了蹭小女孩的脸。这亲昵只保持了几秒钟，就被又一阵可怕的咳嗽打断了。小蝶撤开鼻子。这是个熟虑过的动作，为的是让小女孩看不出来她避开了咳嗽。现在，小蝶是温柔的守护者，警惕的卫士，她将带领小女孩平安地抵达梦乡。

温柔的雌驹口中传出晶莹剔透的歌声，仿佛是温暖的暖炉节合唱和葬礼唱诗班的结合。

\*

“合上嘴，静等候，轻置昏沉的额头。

夜安息，万籁寂，安睡时间已然抵。”

\*

草甸早禾，几个小时前还兴奋地跳着要给暮光一块蛋糕的小女孩，试着闭上了充满红血丝的双眼。那双眼睛已被恐惧折磨得了无生气。

\*

“渡梦入眠，愿苦难皆抛蹄后，

渡夜无魇，愿光明引你向前。”

\*

这些不是正确的歌词。这些不是正确的歌词。暮光的心在抽搐，仿佛想从她的肚子底下蹦出来。她无法动弹。寒冷堵住了她的毛孔，仿佛连汗水都对这一幕恐惧不止。

草绿色的小流浪轻轻叹出最后一口气，磨破的肺已经承受了太多。她的眼睛还没完全闭上，但光芒已经弃她而去。暮光呆呆地一动不动。

小蝶站在小流浪和其他孩子之间——他们看不到。因为他们不能看到。

“让草甸早禾好好休息，”小蝶温柔地催促，向其他孩子们点点头。“医生马上就到。”

短暂的最后一瞥。泪水在挤作一团的孩子们之间颤栗...但他们遵循着这位金发碧眼的温柔雌驹的指示，因为那是他们所剩无几的依靠了。

“草甸早禾...她没呼吸了。”暮光在小房间里没有其他马后喃喃。

“嗯，我知道。”小蝶叹道。那声简单的叹息包裹着悲伤，让整屋子暗下来。

暮光轻轻抖动。她早有察觉，甚至可以推断，但听到这么直白的回答...“你已经知道了？但你之前说——”

“医生要来了。殡葬师。我几个小时前就知道了，已经联系他了。他会安排好后事。”

“几个小时前？那你为什么不送她去医院？”

小蝶轻轻笑了。一声干瘪沉重的笑，带着痛苦的自责，像一口沉重的丧钟在回响。“你知道请个医生要花多少钱吗？我根本付不起。”

暮光绝望了。好像一只困兽在笼中朝着这只让这一切发生的雌驹无能狂怒。这只目睹了一切却无动于衷的雌驹，导致草甸早禾死去的小蝶。她没有干预，她的忽视杀死了小女孩，然后她唱着摇篮曲哄她入睡。明明几个小时之前她就知道她会死，却什么也没做。没有医生，没有外科手术，没有护士，只是抱着这个小女孩，让她的朋友们在床边看着她死去。

小蝶平静而小心地注视着暮光。“如果能让草甸早禾稍微好一点，如果有一点让她恢复的机会，我都会用上所有的积蓄。我宁愿饿上一个月支付她的医疗费，无论衣衫破旧褴褛，只要能帮助草甸早禾，我会通宵工作，无论我能撑多久。”

小蝶的眼中闪过钢铁般的坚韧。她摇摇头，不是出于悲伤，而是决断。“你会逐渐得到这种感觉。每个孩子的机会，命运......还有剩下的时间。在这里呆久了，不可能看不到这些。不去面对它们，盲目的照顾就聊胜于无。”小蝶决然地说。她的声音从没高过低语，但仿佛面前是是地狱烈火和风暴。

暮光感到一阵...恶心。厌恶，恐惧。这是情绪错位^21。情感锁定在这只雌驹身上，这只幽灵般的身影，这个看着孩子们死去却无动于衷的黑白无常！“你怎么能这样？”暮光咆哮，发出令自己厌恶的歇斯底里。“你怎么能...什么...什么都不做？”

21.在心理学中，情绪错位/情感转移描述一种错误的投射行为。这是一种比一般的投射更加原始性的心理活动，即主体将无处投射的情感错误地投射到某个人身上。

“从她踏入这里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已经死了。我能做的只有让她仅剩的日子里快乐舒适，和爱她的小马们在一起。也因此，谢谢你。”

除了看着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然后等着然后微笑然后唱歌然后再微笑然后藏起来然后撒谎然后关心然后爱她然后再爱然后再唱歌然后再看着她...直到她死了。

小蝶紧紧抱住暮光，让后者发出一声长长的低沉的呜咽，像个孩子，又像头野兽。她将暮光拉入怀中，让泪水浸湿她粉色的鬃毛。这是这只雌驹身上唯一干净闪耀的东西。即使是那双美丽的眼睛，现在也已疲惫而浑浊。

暮光刚看着一个孩子死去。几个小时前，她还对着那个无辜的小不点行屈膝礼。

她看着一个孩子死去，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孩子们的监护人一直以来的感受吗？没有马能习惯这些，只是反复看到然后...默默忍受。

她不是萍琪派那样的的砾石小马。砾石会在时间的长河中瓦解。峡谷就是由那样缓慢深沉而无穷无尽的滴水在石头上雕出来的。

暮光内心深处同情和马性的那部分开始无助地哭泣。她的眼泪躺在这个姑娘的肩上。她无助地在小蝶怀中抽泣。一只温柔耐心的黄色蹄子轻轻拍着她的背，暮光的内心里冷静、决然，像炼金术士铁一样无情的那部分开始思考。

这只雌驹就像一根钟乳石。暮光清醒的那部分想到。每一滴本该侵蚀她的水，反而让她不断积累，生得更高。

不断低落的岩洞水和泪水的化学成分如此相似，这并非巧合。

暮光内心深处最后的情形部分充当着无情的观察者，让她的其他部分得以感受。而那份清醒就像毯子下渐渐失去体温的小流浪一样死寂。

“年纪小的孩子们不知道是好事，”，那位雌驹轻声说。“像布拉斯和米斯这样大小的明白。他们以为我不知道他们知道，但我其实知道。”暮光感觉到小蝶带着一种狡黠而迷人的惨笑，虽然在怀抱中看不到。如果这也是一种悲伤^22，暮光一定会把它发酵成辛辣的威士忌，只为了能给这位雌驹一杯。她隐隐约约预料到这位堕天使会拒绝她的邀请。不过暮光自己可能也会这样。

22.悲伤(wry)和黑麦(rye)读音相同。后者可以酿酒。

“他们也很小心地不告诉更小的孩子们。这是他们给小孩子们的礼物，就像我能提供的那点小安慰是给他们的礼物一样。如果这就是我能给他们唯一的安慰，那几夜无眠又算得了什么呢。”

暮光在她的情感支持驹肩上抽泣，鼻子像坏掉的水龙头，流过黄色的肩膀。肩膀的主人似乎并不介意。

“漫长的黑夜里晨霜轻覆，”小蝶温柔地在暮光耳边吟唱，忧伤的旋律沉重地压在暮光的五脏六腑上。“我依然在这里，即使一切已然亡故。”

每一滴泪水都更加粘稠，每一次眼睑的闭合都更加漫长。

小蝶叹了口气。“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说你试图用孩子们光明的未来作为报酬，是天真的想法吗？”

暮光悲伤地呜咽着。

“我会考虑的。但是。你可能现在该返程了。闪闪女士。”

这是一个建议，而暮光毫不犹豫地遵循了。她没说话，摇摇晃晃地离开房间。

暮光在客厅里找到了黛茜，她正在听薇奥拉讲故事。她没有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什么也没说。

云宝却先开口了：“哇哦，没事吧，老板？你好像死了一回似的。”

黛茜侧身接住了眼看着要倒去的暮光。她开始啜泣。

“哇哦，呃。我说错啥了吗？真糟糕，抱歉哦薇奥拉，我得带着这个书呆子回家了。找个时间继续整我的主题曲，好吗？放心，我们还会回来的。”

“哦。那太好了。谢谢你，黛茜小姐。”

“没事，孩子。来吧，暮，你有点沉。我可不想拖着你一路回去啊。”

黛茜不算是全程拖着暮光。在穿过下水道漫长的回家路上，暮光一直依偎在云宝身边得以不倒下去。

不知云宝有没有什么疑问，是否疲惫，或者有没有哪个瞬间对这只独角兽不满。但她一句话都没说。

一路上只听见她们的蹄子踩在浅水坑里的啪嗒啪嗒声。

她们终于从下水道回到了图书馆，一路爬上短梯。云宝紧紧靠在暮光身后，推着她往上爬。最终，她们回到了图书馆寂寥而圣洁的入口——维修舱口，通往书籍世界的最后一扇门，能帮助她渡过难熬的夜。

暮光打开舱门，正对上一把装满药的火枪，她的哥哥将枪口稳稳指向她的眼睛。

银甲闪闪看起来和暮光的内心一样凌乱。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握着一把火枪。

“你怎么能这样，暮光？”他轻轻说。“你怎么能逼我在你和我的家人之间选择？”